

戰國策正解

趙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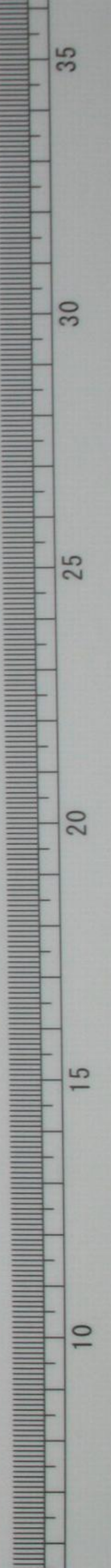
六上

土岐文庫

文庫17

W201

7



文庫 17
W201
7



戰國策正解卷六上

横田惟孝著

趙上

襄子 凡四章

智伯帥趙韓魏而伐范中行氏滅之休數年使人請

地於韓韓康子欲勿與行戶剛反數色主反○范段

規諫曰不可夫智伯之為入也好利而驚復來請地

不與必加兵於韓矣君其與之彼徂又將請地於他

國他國不聽必鄉之以兵然則韓可以免於患難而

待事之變康子曰善使使者致萬家之邑一於智伯

戰國策正解 卷六上

010185189819

昭和六年二月一日贈
土岐善麿氏寄

智伯說

夫音扶下同好呼報及鄉許亮及難乃旦反使者之使所吏反下三使同說音悅下伯說

同○驚懷謂殘忍剛懷也初習也謂習得地於韓也致送至也又使人請地於魏魏

桓子欲勿與趙葭諫曰彼請地於韓韓與之請地於

魏魏弗與則是魏內自強而外怒智伯也然則其鎔

兵於魏必矣不如與之桓子曰諾因使人致萬家之

邑一於智伯智伯說錯七路反○自強謂自恃又使其強而使彼怒上也錯置也

人之趙請蔡皋狼之地趙襄子弗與智伯因陰結韓

魏將以伐趙趙襄子召張孟談而告之曰夫智伯之

為久陽親而陰疏三使韓魏而寡人弗與焉其移兵

寡人必矣今吾安居而可張孟談曰夫董閼安于簡

主之才臣也世治晉陽而尹澤循之其餘政教猶存

君其定居晉陽疏疎通與焉之與音預○循依也謂澤依安于之治餘猶遺也君曰

諾乃使延陵生將車騎先之晉陽君因從之至行城

郭案府庫視倉廩召張孟談曰吾城郭之完府庫足

用倉廩實矣無矢奈何將子匠反下將卒同騎奇寄反從才用反行下孟反○君

謂襄子案驗也張孟談曰臣聞董子之治晉陽也公宮之垣

皆以荻蒿楛楚廬之有楛其高至丈餘君發而用之

於是發而試之其堅則箇路之勁不能過也庶牆同路籬同

○楛似荆而赤莖中矢幹箇路美竹也君曰矢足矣吾銅少若何張孟

談曰臣聞董子之治晉陽也公宮之室皆以鍾珉為

臣聞董子之治晉陽也

後周國策

柱質請發而用之則有餘銅矣君曰善質礦通礎也說林訓注礎

柱下石礎號令已定備守已具三國之兵乘晉陽城遂戰

三月不能拔因舒軍而圍之決晉水而灌之圍平陽

三年城中巢居而處懸釜而炊財食將盡士卒病羸

處昌呂反舒舒開也襄子謂張孟談曰糧食匱財

力盡士大夫病吾不能守矣欲以城下何如張孟談

曰臣聞之亡不能存危不能安則無為貴知士也若

釋此計勿復言也臣請見韓魏之君襄子曰諾下退嫁反

知音智復扶又反下同釋張孟談於是陰見韓魏

之君曰臣聞唇亡則齒寒今智伯帥二國之君伐趙

趙將亡矣亡則二君為之次矣二君曰我知其然夫

智伯之為久麤中而少親我謀未遂而知則其禍必

至為之奈何麤中言中張孟談曰謀出二君之口入

臣之耳人莫之知也二君即與張孟談陰約三軍與

之期日夜遣入晉陽張孟談以報襄子襄子再拜之

期日夜言張孟談因朝智伯而出遇智過轅門之外

朝直遙反過音戈下同鮑彪曰兵交使在其間故

得朝之張晏曰軍行以車為陣轅相向為門故曰轅

門智過入見智伯曰二主殆將有變君曰何如君謂智伯

對曰臣遇張孟談於轅門之外其志矜其行高許應元曰

志矜而行高喜於說行智伯曰不然吾與二主約謹矣破趙三

分其地寡人所親之必不欺也子釋之勿出於口言親

與二主約二主必不我欺也智過出見二主入說智伯曰二主色

動而意變必背君不如令殺之說始銳反昔音佩令

色動而意變憂其情露智伯曰兵著晉陽三年矣旦暮當拔之

而饗其利乃有他心不可子慎勿復言著直略反○著謂附其城

智過曰不殺則遂親之智伯曰親之奈何智過曰魏

桓子之謀臣曰趙段韓康子之謀臣曰段規是皆能

移其君之計君其與二君約破趙則封二子者各萬

家之縣一如是則二主之心可不變而君得其所欲

矣鮑彪曰二謚皆恐非當時之語智伯曰破趙而三分其地又封二

子者各萬家之縣一則吾所得者少不可得三分之二而又以

封二子者故曰吾所得者少智過見君之不用也言之不聽出愛

其姓為輔氏遂去不見更音庚下同不見之見賢遍

編也張孟談聞之入見襄子曰臣遇智過於轅門之外

其視有疑臣之心入見智伯出愛其姓今暮不擊必

後之矣恐智伯因過更姓而去感悟以先擊襄子曰諾使張孟談見韓

魏之君曰夜期言夜期方至殺守堤之吏而決水灌智伯

軍智伯軍救水而亂韓魏翼而擊之襄子將卒犯其

前大敗智伯軍而禽智伯敗必邁反○翼而擊之謂左右夾擊智伯身

死國亡地分為天下笑此貪欲無厭也夫不聽智過

亦所以亡也。智氏盡滅，惟輔氏存焉。

厭音贊，盡津忍。反。○此記者之詞。

考異

諸本復作復，今從劉本。高本桓並作宣，纂蔡作蘭。魏策狼作梁，坊本無。因陰之，因字曾錢。本伐趙，下無趙字。坊本安于作安於，簡主作簡子。尹作君，曾錢本猶作脩，坊本拈作等，磨之下無有。拈二字，一本苦作苦，高本已定，已具之已，並作以。坊本期曰作期，且一本過作果，坊本按，下無之字。日夜作二。

智伯從韓魏兵以攻趙，圍晉陽而水之。城下不沈者

三板。水之謂決晉水而灌之。下字恐行，史記作城不浸，板高二尺。却疵謂智伯曰：

韓魏之君必反矣。智伯曰：何以知之？却疵曰：以其人

事知之。夫從韓魏之兵而攻趙，趙亡，難必及韓魏矣。

今約勝趙而三分其地，今城不沒者三板，白鼃生鼃

人馬相食，城降有日。而韓魏之君無喜志，而有憂色。

是非反如何也。夫音扶，下同。難乃且反。下同。降戶江反。如而通用。明日智伯

以告韓魏之君曰：却疵言君之且反也。韓魏之君曰：

夫勝趙而三分其地，城今且將拔矣。夫二家雖愚，不

棄美利於前，背信盟之約，而為危難不可成之事，其

勢可見也。是疵為趙計矣。使君疑二主之心，而解於

攻趙也。今君聽讒臣之言，而離二主之交，為君惜之。

趨而出。背音佩，為趙為君之為于偽反。解音懈，離力智反。○鮑彪曰：二主自稱曰主，亦非當時語。

却疵謂智伯曰：君又何以疵言告韓魏之君為？智伯

曰子安知之對曰韓魏之君視疵端而趨疾視端畏

齊智伯遣之韓魏之君果反矣使所吏反

考異坊本疵作疵下作之夫從之夫作矣之兵作

張孟談既固趙宗廣封疆發五百乃稱簡之塗以告

襄子曰昔者前國地君之御有之曰五百之所以致

天下者約主勢能制臣無令臣能制主故貴為列侯

者不令在相位自將軍以上不為近大夫令力呈反

上時掌反○上五百疑當作阡陌下五百當作五百伯

蓋阡陌舊作千百劉向所謂半字也傳寫誤依下千

作五依上伯作百也廣封疆發阡陌即商君傳所謂

開阡陌封疆也豈孟談先商鞅而為此歟簡下疑脫

子或主字簡子襄子父也塗道也蓋謂簡子治國家

之道鮑彪曰國地猶武安之類關君長曰前猶先也

蓋簡子未為諸侯故稱國地君也未知孰是御治也

即治國家之道與上塗互言也致天下謂使天下來

至也約與諸侯盟約也下二句即盟約之詞列侯謂

如薛侯應侯者近大夫親近大夫也謂居內為政者

蓋二者挾權勢恃功勞易以制主今臣之名顯而身

故諸侯不以為相及近大夫也

尊權重而眾服臣願捐功名去權勢以離眾去起呂

權同○離眾謂使眾離也是

孟談欲以循簡子之御也

輔主者名顯功大者身尊任國者權重信忠在己而

眾服焉此先聖之所以集國家安社稷乎子何為然

任音士恨恨舍已而去也集成也乎

猶也說苑不可以不進周公之廟乎張孟談對曰

君之所言成功之美也。臣之所謂持國之道也。臣觀成事聞往古。天下之美同。臣主之權均之能美。未之有也。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君若弗圖。則臣力不足。愴然有決色。關君長曰。古今天下之所美。皆同。未有臣主權均之美也。愚謂愴傷也。言君若弗以前事圖後事。則臣力不足。強解說。雖心傷去。而有決去之色。襄子去之臥三日。

使人謂之曰。晉陽之政。臣下不使者何如。對曰。死。僂僂同。○襄子疑當移對曰。上。關君長曰。晉陽雖後賞功。刑罪謂之政。孟談問不為使用者。襄子對以刑

死。以成其忠。君其行之。見賢遍反。○關君長曰。左司馬。蓋孟談自指也。使與不使。反行去也。言不使者。以罪被僂。其使者。宜以勞受賞。然則許其欲去。亦賞之之類。已。君曰。子從

事乃許之。鮑彪曰。使談自張孟談。僂厚以僂名。納地釋事。以去權尊。而耕於負親之丘。故曰。賢人之行。明主之政也。

行下孟反。○僂安也。僂厚。謂安於厚行也。安於名。即捐功名也。琦哲夫曰。負親。恐負郭。依下。負親。誤。或然。此記者。耕三年。韓魏齊燕負親之贊詞。下一句。美襄子也。耕三年。韓魏齊燕負親以謀趙。燕烏賢反。下國名。皆倣之。襄子往見張孟談。不復責。○負親。謂背約親。

而告之曰。昔者智氏之地。趙氏分。則多十城。復來而今諸侯謀我。為之奈何。琦哲夫。關君長。皆云。復來。二字。行。文。愚。謂。今。下。疑。脫。與。字。

言。趙。分。智。氏。之。地。多。與。韓。魏。而。今。與。齊。燕。共。謀。伐。趙。張孟談曰。君其負劍而御臣以之國。舍臣於廟。授吏大夫。臣試計之。君曰諾。御。御車也。舍於廟。示尊顯也。關君長曰。按竹書紀年。鄆命。吏大夫。奴。遷于九原。蓋吏大夫。趙官名。此言示下於

臣以之國。舍臣於廟。授吏大夫。臣試計之。君曰諾。御。御車也。舍於廟。示尊顯也。關君長曰。按竹書紀年。鄆命。吏大夫。奴。遷于九原。蓋吏大夫。趙官名。此言示下於

臣以之國。舍臣於廟。授吏大夫。臣試計之。君曰諾。御。御車也。舍於廟。示尊顯也。關君長曰。按竹書紀年。鄆命。吏大夫。奴。遷于九原。蓋吏大夫。趙官名。此言示下於

臣以之國。舍臣於廟。授吏大夫。臣試計之。君曰諾。御。御車也。舍於廟。示尊顯也。關君長曰。按竹書紀年。鄆命。吏大夫。奴。遷于九原。蓋吏大夫。趙官名。此言示下於

授官孟談合為國政也

張孟談乃行其妻之楚長子之韓次子

之魏少子之齊四國疑而謀敗

長丁丈反少詩照反鮑彪曰談趙之謀

臣而其妻子分適四國故四國更相疑以為厚趙也陸深曰猛虎在山藜藿為之不食孟談一出而四國

阻謀國不可無士如是夫

考異

坊本廣作廟五百並作五霸捐作損燕作楚

晉畢陽之孫豫讓始事范中行氏而不說去而就智

伯智伯寵之

行戶剛反下同說音悅下同

及三晉分智氏趙襄子

最怨智伯而將其頭以為飲器

將疑漆訛史記作漆飲器酒器呂子作以

為觴是也豫讓遁逃山中曰嗟乎士為知己者死女為說

己者容吾其報智氏之讎矣乃變姓名為刑人入宮

塗廁欲以刺襄子

士為女為之為于偽反下為智為報為先為故自為皆為同刺七亦

反襄子如廁心動執問塗者則豫讓也刃其杆曰欲

為智伯報讎左右欲殺之

杆當作杆杆朽古通用塗墁器也

趙襄子

曰彼義士也吾謹避之耳且智伯已死無後而其臣

至為報讎此天下之賢人也卒釋之

卒子律反○林西仲曰無所為

而為之是殺身成仁舍生取義本領非賢人不能豫讓又漆身為厲滅鬚去

眉自刑以變其容為乞人而往乞其妻不識曰狀貌

不似吾夫其音何類吾夫之甚也又吞炭為啞變其

音厲癩通去起呂反○漆身見秦策患癩者鬚眉皆脫故爾吞炭自敗音聲如啞非謂瘖病其友

謂之曰子之道甚難而無功謂子有志則然矣謂子

智則否。以子之才而善事襄子。襄子必近幸子。子之得近而行所欲。此甚易而功必成。近附近之近。易以致反。下同。徐字

遠曰。不得先言襄子。此後人追書語也。豫讓乃笑而應之曰。是為先知。

報後知。為故君賊新君。大亂君臣之義者。無此矣。凡

吾所以為此者。以明君臣之義。非從易也。且夫委質

而事人。而求弑之。是懷二心以事君也。吾所為難。亦

將以愧天下後世人。臣懷二心者。夫音扶。質贄通。下同。無此猶言無

如此也。魏策彼翟子之所惡於國。無公矣。非從易。謂非易從之。林西仲曰。一心委質。一心求弑。是二心也。

陳子龍曰。預讓明知不能殺。襄子特欲存己之志耳。居頃之。襄子當出。豫讓伏

所當過橋下。襄子至橋而馬驚。襄子曰。此必豫讓也。

使人問之。果豫讓。於是趙襄子面數豫讓曰。子不嘗

事范中行氏乎。智伯滅范中行氏。而子不為報讎。反

委質事智伯。智伯已死。子獨何為報讎之深也。數。反。色

當出。猶將出也。儀禮特牲饋食禮。佐食當事。則戶外南面。注云。當事。將有事而未至。林西仲曰。深。即不

報不包之意。豫讓曰。臣事范中行氏。以眾人遇

臣。臣故眾人報之。智伯以國士遇臣。臣故國士報之。

國士。名蓋。一國者。襄子乃喟然嘆泣曰。嗟乎。豫子。子之為智

伯。名既成矣。寡人舍子。亦已足矣。子自為計。寡人不

舍子。使兵環之。舍音赦。下同。林西仲曰。不豫讓曰。

臣聞明主不掩人之義。忠臣不愛死以成名。君前已

伐國。哀正昇。卷之十一。後周國誌。

寬舍臣。天下莫不稱君之賢。今日之事。臣故伏誅。然願請君之衣而擊之。雖死不恨。非所望也。敢布腹心。

故固通。開君長曰。望。責望之。望。請也。言謙而不請也。於是襄子義之。乃使使

者持衣與豫。豫讓拔劍三躍。呼天擊之曰。而可以

報智伯矣。遂伏劍而死。使者之使所吏反。呼火。故反。○曰。而恐倒道。死之

日。趙國之士聞之。皆為涕泣。豫讓義烈。可稱焉。蓋讓不能為智。過却疵。二人亦不能為讓。人各為其所能也。或以晉陽之圍。未見一籌。而責讓。何求備之深也。

考異坊本吾所以。上無凡字。諸本以作謂。今從一。本所當過。坊本作以。過。纂作所。過。一本作於。過。高本。差乎。豫子下。更有豫子二字。坊本無。今從。劉本。高本。亦已。前已之。已。並作以。呼天擊之。錢本。無擊天二字。劉本作呼天而擊之。姚宏曰。司馬貞。引戰國策。衣盡血。襄子回車之輪。未周而亡。此不。

考異坊本吾所以。上無凡字。諸本以作謂。今從一。本所當過。坊本作以。過。纂作所。過。一本作於。過。高本。差乎。豫子下。更有豫子二字。坊本無。今從。劉本。高本。亦已。前已之。已。並作以。呼天擊之。錢本。無擊天二字。劉本作呼天而擊之。姚宏曰。司馬貞。引戰國策。衣盡血。襄子回車之輪。未周而亡。此不。

言衣出血者。太史公恐涉怪妄。故略之耳。今本無此。乃後人所刪。

烈侯凡一章

魏文侯借道於趙。攻中山。趙侯將不許。趙利曰。過矣。

魏攻中山而不能取。則魏必罷。罷則趙重。魏拔中山。

必不能越趙而有中山矣。是用兵者魏也。而得地者

趙也。君不如許之。許之大勸。彼將知趙利之也。必輟

君不如借之道。而示之不得已。罷音疲。勸疑當作。歡宋策亦有許救甚。

勸之語。韓子皆作。歡言與使者歡也。

考異知趙之趙。高本作矣。劉本無。

肅侯凡二章

後周園痛

蘇秦從燕之趙始合從說趙王曰天下之卿相人臣
 乃至布衣之士莫不高賢大王之行義皆願奉教陳
 忠於前之日久矣雖然奉陽君妬大王不得任事是
 以外賓客游談之士無敢盡忠於前者今奉陽君捐
 館舍大王乃今然後得與士民相親臣故敢獻其愚
 效愚忠從子容反下除國從餘皆同說始銳反卿相之相息亮反下將相同行下孟反盡津忍反
秦傳曰肅侯令其弟成爲相號奉陽君言以奉陽
妬客故王不得任客以事是以疎外賓客鮑彪曰禮
婦人死曰捐館舍蓋亦通稱徐乎遠曰奉陽
君專國時肅侯必內不善也故以此爲說端
 計莫若安民無事請無庸有爲也爲大之爲于僞反下爲大皆同
 安民之本在於擇交擇交而得則民安擇
用也
謂攻伐

交不得則民終身不得安言交有得夫不可不擇焉請言外患齊
 秦爲兩敵而民不得安倚秦攻齊而民不得安倚齊
 攻秦而民不得安兩敵謂齊秦皆爲趙敵倚倚故夫
 謀人之王伐人之國常苦出辭斷絕人之交願大王
 慎無出於口也故固通夫音扶下除三夫餘皆同斷音短○苦猶病也言常病謀代之辭出於口人聞之而斷絕其交謀貴密之意蓋秦欲陳合從擯秦之事恐言泄而橫人敗之故先言之如是
 請屏左右白言所以異陰陽而已矣屏必非反下同○屏左右者恐
言泄也白明也言明言交大王誠能聽臣燕必致糧
之利害所以如陰陽之異表狗馬之地齊必致海隅魚鹽之地楚必致橘柚雲
 夢之地韓魏皆可使致封地湯沐之邑貴戚父兄皆

可以受封侯。封地謂可封貴戚兄弟之地。夫割地效實。五霸之所

以覆軍禽將而求也。封侯貴戚。湯武之所以放殺而

爭也。今大王垂拱而兩有之。是臣之所以為大王願

也。將子匠反下同。實即上文疆表之類是也。放殺謂湯放桀武王殺紂以上言交得之利也。大

王與秦則秦必弱。韓魏與齊則齊必弱。楚魏魏弱則

割河外。韓弱則効宜陽。宜陽効則上郡絕。河外割則

道不通。楚弱則無援。此三策者不可不熟計也。援于春反。

○割効皆謂以地與秦上郡趙地絕謂道路絕不通謂道路不通上郡無援謂趙孤立三策上郡絕一也。

道不通一也。夫秦下軹道則南陽動。劫韓包周則趙

自銷。鑠據衛取淇則齊必入朝。秦欲已得行於山東

則必舉甲而向趙。秦甲涉河踰漳據番吾則兵必戰

於邯鄲之下矣。此臣之所以為大王患也。朝直遙反。番音婆。

軹道秦地南陽韓地入朝謂入朝於秦以上言交不得之害也。當今之時山東之建

國莫如趙強。趙地方二千里帶甲數十萬車千乘騎

萬匹粟支十年。西有常山南有河漳東有清河北有

燕國。燕固弱國不足畏也。數色主反乘繩證反下同。騎奇奇反。○言燕可以為

我北蔽而不足畏此言趙強也。且秦之所畏害於天下者莫如趙。然

而秦不敢舉兵甲而伐趙者何也。畏韓魏之議其後

也。然則韓魏趙之南蔽也。害忌也。秦之攻韓魏也則不

然無有。名山大川之限稍蠶食之。傳之國都而止矣。

韓魏不能支秦必入臣韓魏臣於秦秦無韓魏之隔禍必中於趙矣此臣之所以為大王患也

韓魏不可不交也臣聞堯無三夫之分舜無咫尺之地以有

天下禹無百人之聚以王諸侯湯武之卒不過三千

人車不過三百乘立為天子誠得其道也

分符問反王于况反○一夫受田百畝三夫之分謂三百畝之田八十曰咫聚村落也

是故明主外料其敵國之強弱內度其士卒之眾寡賢與不肖不待兩

軍相當而勝敗存亡之機節固已見於胸中矣豈掩

於眾人之言而以冥冥決事哉

度待洛反見賢遍反機樞機節節度也臣竊以天下地圖案

之諸侯之地五倍於秦料諸侯之卒十倍於秦六國

并力為一西面而攻秦秦破必矣

并音併○徐乎遠故兩者相較有倍半之差也今見破於秦西面而事之見臣於秦

夫破人之與破於人也臣入之與臣於人也豈可同

日而言之哉

以上言從之利即擇交而得者夫橫人者皆欲割諸侯

之地以與秦成與秦成則高臺榭美宮室聽竽瑟之

音察五味之和前有軒轅後有長庭美人巧笑卒有

秦患而不與其憂是故橫人日夜務以秦權恐獨諸

侯以求割地願大王之熟計之也

和戶卧反卒粹同不與之與音豫恐丘勇反獨暢通○臺有禾曰榭顧炎武曰軒轅當作軒縣周禮小胥正樂懸之位王宮縣諸侯軒縣注謂

軒縣者闕其南面愚謂史記庭作姁可從美好曰姁
不與其憂言橫人不與君同憂恐獨相恐脅也此言
橫之害即擇臣聞明主絕疑去讒屏流言之迹塞朋
交不得者

黨之門故尊主廣地強兵之計臣得陳忠於前矣故

竊為大王計莫如一韓魏齊楚燕趙六國從親以償

畔秦去起呂反塞先北反下同○償棄畔反也此以下言從之利令天下之將相

相與會於洹水之上通質刑白馬以盟之約曰秦攻

楚齊魏各出銳師以佐之韓絕食道趙涉河漳燕守

常山之北秦攻韓魏則楚絕其後齊出銳師以佐之

趙涉河漳燕守雲中秦攻齊則楚絕其後韓守成臯

魏塞午道趙涉河漳博關燕出銳師以佐之秦攻燕

則趙守常山楚軍武關齊涉渤海韓魏出銳師以佐

之秦攻趙則韓軍宜陽楚軍武關魏軍河外齊涉渤

海燕出銳師以佐之諸侯有先背約者五國共伐之

六國從親以擯秦秦必不敢出兵於函谷關以害山

東矣如是則霸業成矣令力呈反質音致背音佩擯償通○通質猶交質也刑殺

也趙王曰寡人年少莅國之日淺未嘗得聞社稷之

長計今上客有意存天下安諸侯寡人敬以國從乃

封蘇秦為武安君飾車百乘黃金千鎰白璧百雙錦

繡千純以約諸侯少詩照反純徒本反○關君長曰飾蓋謂陳設言陳設四物於庭以

資蘇子約諸侯也純束也

後周國

考異

錢劉本去賓字坊本獻作進無愚效二字諸本白作曰索隱引策作百今從之錢劉本去得行之行字坊本二千作三千錢劉本去能支之能字坊本入臣下無韓魏臣三字立作而一本無料其之其字錢劉本掩作關坊本矣今下無見破於秦四字高本無榭字坊本聽竿下有笙琴二字明主尊主之主並作王擯秦上有償字

蘇秦為趙王使於秦反三日不得見謂趙王曰秦乃者過柱山有兩木焉一蓋呼侶一蓋哭問其故對曰吾已大矣年已長矣吾苦夫匠人且以繩墨案規矩刻鏤我一蓋曰此非吾所苦也是故吾事也吾所苦夫鐵鉛然為于偽反使所吏反下同長丁文反夫音扶下同故固通○關君長曰按說文鉛膏車鐵鉛正字通凡器兩頭交合用鐵片錮之或轉角處鐵片兩頭拘定之皆曰鉛言木言拘束也然讀如

焉木言止于此下文借此以說已不得見王自入而出夫人者今臣使於

秦而三日不見無有為臣為鐵鉛者乎關君長曰夫

斥言蓋言自入而結君者必毀惡人出中之於外臣下為字恐衍文此有錯亂失次義不通明姑以意正之當作今臣使於秦而三日不見自入而出夫人者無有為臣鐵鉛者乎如是文義稍順蓋言有下人拘束於己者也愚謂此章必有闕誤不可強解關說稍通故姑存焉耳

考異

一本哭下有秦字坊本鉛作鉛高本有為之為作謂

武靈王

凡十章

齊破燕趙欲存之子噲之亂齊破燕樂毅謂趙王曰今無約

而攻齊齊必讎趙不如請以河東易燕地於齊鮑彪

約與國而獨攻齊故齊怨若有與同攻則怨有所分也愚謂燕地齊破燕所得之地即下文河北是也河

北近趙河東近齊故趙以河東易之趙有河北齊有河東燕趙必不爭矣是二國親也言齊趙易地燕以為二國相親故必不與趙爭河北之地矣以河

東之地強齊以燕以趙輔之天下憎之必皆事王以伐齊是因天下以破齊也以趙之以讀如與○言齊得河東而益強又以燕與

趙輔之天下害其強而憎之王曰善乃以河東易齊楚魏憎之令

淖滑惠施之趙請伐齊而存燕令力呈反○淖滑楚臣惠施魏臣

考異

劉本去以字趙之以字

張儀為秦連橫說趙王曰敝邑秦王使臣敢獻書於

大王御史為于偽反下為大同說始銳反○吳師道曰御史用官以中士下士為之特小臣之

傳命者戰國其職益親故此云云秦趙之會御史書事而淳于髡亦云御史在前掌記事綜察之任也秦

益重矣愚謂言御史者不敢斥王也下文聞於左右亦同大王收率天下以償秦

秦兵不敢出函谷關十五年矣大王之威行於天下

敝邑恐懼攝伏繕甲厲兵飾車騎習馳射力田積粟

守四封之內愁居攝處不敢動搖唯大王有意督過

之也恐丘勇反屬礪通騎奇寄反處昌呂反○司馬貞曰督者正其事而責之也愚謂言唯是以趙王有督過意故也今秦以大王之力西舉巴蜀并漢中東收

兩周而西遷九鼎守白馬之津秦雖僻遠然而心忿

惰含怒之日久矣今寡君有微甲鈍兵軍於澠池願

渡河踰漳據番吾迎戰邯鄲之下願以甲子之日合

戰以正殷紂之事故使臣先以聞於左右并音併番音婆○秦

以之以猶以為也。武王以甲子之日亡紂，今以趙王比紂。凡大王之所信以為從者，恃蘇秦之計，秦熒惑諸侯，以是為非，以非為是，欲

反覆齊國而不能自令車裂於齊之市。夫天下之不可一亦明矣。

從子客反，下同，令力呈反。夫音扶，下同。○熒亦惑也。今楚與秦為

昆弟之國，而韓魏稱為東藩之臣，齊獻魚鹽之地，此

斷趙之右臂也。夫斷右臂而求與久鬪，失其黨而孤

居，求欲無危，豈可得哉？

藩音蕃，斷音短。○秦女嫁楚，故曰昆弟之國。徐字遠曰：說

齊則先言趙，說趙則先言齊，非詞有錯誤，蓋橫人虛喝之言，不必準據也。今秦發三將軍

一軍塞午道，告齊使興師渡清河，軍於邯鄲之東，一

軍軍於成臯，歐韓魏而軍於河外，一軍軍於澠池，約

曰：四國為一以攻趙，破趙而四分其地，是故不敢匿

意隱情，先以聞於左右。

塞先北反，歐驅通。臣切為大王計，莫

如與秦遇於澠池，面相見而身相結也。臣請案兵無

攻，願大王之定計也。

案止。趙王曰：先王之時，奉陽君相

專權擅勢，蔽晦先王，獨制官事，寡人宮居，屬於師傅，

不得與國謀。先王棄群臣，寡人年少，奉祠祭之日淺，

私心固竊疑焉，以為一從不事秦，非國之長利也。乃

且願變心易慮，割地謝前過，以事秦。方將約車趨行

而適聞使者之明詔，於是乃以車三百乘入朝澠池，

割河間以事秦。

相息亮反，屬音燭，與音預，少詩照反。趨如字，使所吏反，乘繩證反，朝直遙。

後周隱痛

反○鮑彪曰約從以難秦者趙也使秦得諸侯力足以制趙不告趙也告之者是力不足也此時諸侯惑於橫人之說皆辭屈貌從心不與也使季子可作則三國橫約可立解而坐破也武靈此時血氣未定而蘇氏兄弟適不在趙故儀得以售其恐喝之說加之數年如議服之時其必有以折儀也燕昭末年蘇代重燕而從約復舉豈非天下之心之勢矣哉

考異

諸本於天下有山東二字今從一本一本繕作綴一本無之內二字然下而字高本寡君之作宣君坊本微作敵高本無計下秦字坊本稱為之為作於藩下無之臣二字切作竊車作事三作

甘茂為秦約魏以攻韓宜陽又北之趙為于偽反○又為秦約趙

也冷向謂強國曰不如令趙拘甘茂勿出以與齊韓

秦市向許丈反令力呈反○關君長曰趙拘甘茂齊使不得攻宜陽乃三國必賂於趙故曰市也

王欲求救宜陽必效縣狐氏韓欲有宜陽必以路涉

端氏賂趙秦王欲得宜陽不愛名寶鮑彪曰名寶寶之名世者齊韓

之路欲拘茂敗其約也秦賂則欲出之愚謂韓下恐脫王字且拘茂也且以置公

孫赫擣里疾置謂置而為相也蓋二人者為相有為趙使者也

考異

坊本有作存

武靈王平晝間居肥義侍坐間音閑坐才卧反○平晝猶正晝也退燕避人

口間居平晝間居者靜而思事也侍坐承事左右也曰王慮世事之變權甲兵

之用念簡襄之迹計胡狄之利乎簡襄謂簡子襄子王曰嗣

立不忘先德君之道也錯質務明主之長臣之論也

是以賢君靜有道民便事之教動有明古先世之功

為人臣者窮有弟長辭讓之節。通有補民益主之業。此兩者君臣之分也。錯質上音措下音贊道民之道音導弟長上大計及下丁丈及

分符問反。○錯質謂往論謂所可論議明古先世謂明於往古先於一世窮通之反通謂貴顯。今吾欲繼襄主之業。啓胡翟之鄉。而卒世不見也。卒子律反○關

君長曰卒世猶言終吾世也。不見謂不見成功也。敵弱者用力少而功多。可以無盡百姓之勞。而享往古之勲。夫有高世之功者。必負遺俗之累。有獨智之慮者。必被庶人之怨。今吾

將胡服騎射。以教百姓。而世必議寡人矣。盡津忍反下同夫音

扶下除狂夫農夫餘皆同被皮寄反騎奇寄反下同。○方苞曰必遺棄舊俗乃能成高世之功而世人必相訾謗故曰負遺俗之累愚謂庶人也必不顧衆議乃能成獨智之慮而衆人必相怨咨故曰被庶人之怨。

怨。肥義曰臣聞之疑事無功疑行無名。今王即定負遺俗之慮。殆毋顧天下之議矣。行下孟反下公行之行奇行並同○關君

長曰以負遺俗之累自定其慮。夫論至德者不和於俗成大功者不謀於衆。昔舜舞有苗。而禹袒入裸國。非以養欲而樂

志也。欲以論德而要功也。愚者闇於成事。智者見於未萌。王其遂行之。樂音洛下除禮樂餘皆同要一遙反○舞有苗謂有苗不服而舞干

羽言舜禹所為異於衆俗論德即論至德也謂舜也要功即成大功也謂禹也。王曰寡人非疑胡服也。吾恐天下笑之。狂夫之樂。智者哀焉。愚者

之笑。賢者戚焉。世有順我者。則胡服之功。未可知也。雖敵世以笑我。胡地中山。我必有之。王遂胡服。歐驅同○

未可知。謂其功無極也。徐寧遠曰：武靈王胡服，本使以收胡地，而實欲圖秦。今此不及，正其深謀也。使王孫緜告公子成曰：寡人胡服，且將以朝，亦欲叔之服之也。家聽於親，國聽於君。古今之公行也。子不反親，臣不逆主。先王之通誼也。今寡人作教易服，而叔不服，吾恐天下議之也。朝直遙反。○夫制國有常，而利民為本。從政有經，而令行為上。故明德在於論賤行政，在於信貴。從政謂下從上政，經亦常也。信貴言必行於貴者，所謂行法自近始也。今胡服之意，非以養欲而樂志也。事有所出，功有所止。事成功立，然後德且見也。見賢遍反。○關君長曰：言功有所成，則今寡人恐叔逆從政之經，以輔公叔之

議。關君長曰：曰叔，曰公叔，語有輕重而已。愚謂上輔公叔之議，言下群臣輔公叔不胡服之議。且寡

人聞之事，利國者行無邪。因貴戚者，名不累。故寡人願慕公叔之義，以成胡服之功。使緜謁之，叔請服焉。

慕公叔之義，言群臣慕公叔從王而胡服之義。公子成再拜曰：臣固聞王之

胡服也。不佞寢疾，不能趨走，是以不先進。王今命之，臣固敢竭其愚忠。臣聞之中國者，聰明睿智之所居也。萬物財用之所聚也。聖賢之所教也。仁義之所施也。詩書禮樂之所用也。異敏技藝之所試也。遠方之所觀赴也。蠻夷之所義行也。今王釋此而襲遠方之服，變古之教，易古之道，逆人之心，畔學者，離中國，臣

願大王圖之。離力智反。○試亦用也。義行也。義當作儀。儀法也。襲因也。使者報王。使所吏反。○王曰：吾固聞叔之病也。即之公叔成家。縶反。命也。

自請之曰：夫服者所以僂用也。禮者所以僂事也。是以聖人觀其鄉而順宜。因其事而制禮。所以利其民。

而厚其國也。祝髮文身。錯臂左社。甌越之民也。黑齒彫題。鯁冠。秣縫。大吳之國也。禮服不同。其僂一也。祝斷。

也。鮑彪曰：錯臂以兩臂交錯而立。言無禮容。劉達曰：黑齒以草漆齒。鄭玄曰：彫題刻其肌。以青丹塗之。愚謂甌越亦百越之一名也。鯁冠以鯁魚之皮為冠。秣通長鍼也。以秣縫之。言其制粗拙也。是以

鄉異而用變。事異而禮易。是故聖人苟可以利其民。不一其用。果可以僂其事。不同其禮。儒者一師而禮

異。中國同俗而教離。又况山谷之僂乎。離猶別也。故去就

之變。智者不能一。遠近之服。賢聖不能同。窮鄉多異。曲學多辨。不知而不疑。異於已而不非者。公於求善

也。今叔之所言者。俗也。吾之所言者。所以制俗也。不知而不疑。言以己之不知而不疑。人今吾國東有河薄洛之水。與齊中山同之。而無舟楫之用。自常山以至代。上黨東有燕

東胡之境。西有樓煩秦韓之邊。而無騎射之備。故寡

人且聚舟楫之用。求水居之民。以守河薄洛之水。變

服騎射。以備燕東胡樓煩秦韓之邊。且昔者簡主不塞晉陽。以及上黨。而襄主兼戎取代。以攘諸胡。此愚

智之所明也。塞先北反。○徐孚遠曰：言先時不塞此險，欲以并戎，胡蓋為攻計，非為守計也。

先時中山負齊之強兵，侵掠吾地，係累吾民，引水圍

鄆，非社稷之神靈，即鄆幾不守。先王忿之，其怨未能

報也。累力追反，幾音祈。○係累，繫縛也。今騎射之服，

近可以備上黨之形，遠可以報中山之怨，而叔也順

中國之俗，以逆簡襄之意，惡變服之名，而忘國事之

耻，非寡人所望於子。惡烏路反。○關君長曰：上黨形

事之耻，指鄆幾不守。公子成再拜誓首曰：臣愚不達於王之議，

敢道世俗之間，今欲繼簡襄之意，以順先王之志，臣

敢不聽令再拜，乃賜胡服。替遣禮反。○道言也。世趙

文進諫曰：農夫勞力，而君子養焉，政之經也。愚者陳

意，而智者論焉，教之道也。臣無隱忠，君無蔽言，國之

祿也。臣雖愚，願竭其忠。蔽言謂壅蔽忠言。王曰：慮無惡擾，忠

無過罪，子其言乎。擾亂也。趙文曰：當世輔俗，古之道也。

衣服有常，禮之制也。循法無愆，民之職也。三者先聖

之所以教，今君釋此，而襲遠方之俗，變古之教，易古

之道，故臣願王之圖之。關君長曰：當猶狂也，即如當

治風俗也，有常謂有常度也。王曰：子言世俗之間，常民溺於習俗，

學者沈於所聞，此兩者所以成官而順政也，非所以

觀遠而論始也。關君長曰：成猶守也，遠謂未至始，且

謂未有也，言明察處物之先者也。

夫三代不同服而王。五霸不同教而政。智者作教而
愚者制焉。賢者議俗，不肖者拘焉。夫制於服之民，不
足與論心。拘於俗之衆，不足與致意。王于況反，下而
王同。○政謂為
政於天下也。致盡也。故勢與俗化，而禮與變俱。聖人之道也。承
教而動，循法無私。民之職也。知學之人，能與聞遷達
禮之變，能與時化。故為己者不待人，制今者不法古。
子其釋之。為于偽反。○勢與俗化，疑當
作俗與勢化，蓋傳寫之誤也。趙造諫曰：「隱
忠不竭，姦之屬也。以私誣國，賊之類也。犯姦者身死，
賊國者族宗。此兩者，先聖之明刑。臣下之大罪也。臣
雖愚，願盡其忠，無遁其死。」族宗謂族滅其宗，無遁
其死，謂無遁為忠死。王

曰：竭意不讓，忠也。上無蔽言，明也。忠不辟危，明不距
人。子其言乎。辟音遊。趙造曰：「臣聞之，聖人不易民而教。
智者不變俗而動，因民而教者，不勞而成功。據俗而
動者，慮徑而易見也。今王易初，不循俗，胡服不顧世，
非所以教民而成禮也。且服奇者，志淫；俗僻者，亂民。
是以涖國者，不襲奇辟之服。中國不近蠻夷之行，非
所以教民而成禮者也。且循法無過，循禮無邪。臣願
王之圖之。」易見之易，以效反。辟音僻。下同。近，附近之
近。○亂民，恐顛倒。且下文作「民易」，必有一
誤。王曰：「古今不同俗，何古之法？帝王不相襲，何禮之
循？伏羲神農，教而不誅；黃帝堯舜，誅而不怒。及至三

王觀時而制法。因事而制禮。法度制令。各順其宜。衣服器械。各便其用。故理世不必一其道。優國不必法古。聖人之興也。不相襲而王。夏殷之衰也。不易禮而滅。然則反古未可。非而循禮未足多也。且服奇而志淫。是鄒魯無奇行也。俗辟而民易。是吳越無俊民也。夏戶雅反。言鄒魯雖無奇服。不無奇行。吳越雖俗辟。不無俊民也。是以聖人利身之謂服。便事之謂教。進退之謂節。衣服之制。所以齊常民。非所以論賢者也。謂節之謂疑行文。故聖與俗流。賢與變俱。俗疑當作時。流猶移也。即上文觀時而制法之意。諺曰。以書為御者。不盡於馬之情。以古制今者。不達事之變。故循法之功。不

足以高世。法古之學。不足以制今。子其勿反也。情才之實也。勿反。猶言勿復言也。

考異

諸本利下無乎字。今從曾本。坊本靜下動下。並有而字。諸本怨作怒。今從一本。史記庶人作驚民。似義勝。坊本閻作暗。諸本論作論。今從一本。坊本且見作可見。臣固作臣。故財用作財。貨諸本祝髮作被髮。史記作剪髮。今從一本。劉本無錯臂二字。一本作拚面。鯁冠絨縫。一本作鮭冠。黎縹。史記作却冠。絨絀。孫本之便作之士。諸本今叔作今。卿。今從纂。高本備燕作備其。諸本下東胡作參。胡。今從纂。錢劉本不塞作實。一字無以及上。黨四字。坊本之間作之。聞高本勞下無力字。坊本惡擾作變擾。有常作有裳。高本循法作脩法。坊本子言作。卿言。諸本達禮間有於字。今從一本。諸本國賊國之賊。並作賤。今從劉本。坊本先聖作先王。諸本過循坊本作有。今從劉本。坊本先聖作先王。諸本過循作過脩。今從一本。諸本理世之理作禮。劉本作後。今從一本。坊本世不下無必字。一本無一其之其。

字錢本奇作表坊本之制
間有謂字不盡下無於字

王立周紹為傅曰寡人始行縣過番吾當子為子之
時踐石以上者皆道子之孝故寡人問子以璧遺子

以酒食而求見子子謁病而辭行下孟反下皆同番
音婆上時掌反遺于

季反○關君長曰子猶卿也為子是有父之稱謂周
紹幼時周禮諫僕有乘石是乘車所踐之石也此蓋
指大夫以上愚謂道言也問亦遺
也因問以物遺之曰問謁告也人有言子者曰父

之孝子君之忠臣也故寡人以子之智慮為辨足以
道入危足以持難忠可以為意信可以遠期道音導
下御道

同難乃旦反下同○危高峻也寫
意謂寫人意遠期謂久而不渝詩云服難以勇治
亂以智事之計也立傅以行教少以學義之經也詩少

照反○關君長曰古詩紀載此六句引風雅逸篇云
此全與古詩體裁不同姑依本文有詩曰字錄之策

注作諺語吳師道曰勇智為事之計
指胡服言行學為義之經指傅言循計之事失而

不累訪議之行窮而不憂故寡人欲子之胡服以傅
王子吳師道曰訪議疑放義謂放於義也愚謂吳說
是矣蓋音之誤也言循計之事雖有過失而不
以為累放義之行雖
有困窮而不以為憂周紹曰王失論矣非賤臣所敢

任也任音壬○言傅
王子非已所任王曰選子莫若父論臣莫若君

君寡人也選息戀反○君寡人猶言寡
人即君也言其所論不失周紹曰立傅

之道六王曰六者何也周紹曰智慮不躁達於變身
行寬惠達於禮威嚴不足以易於位重利不足以變
其心恭於教而不快和於下而不危六者傅之才而

我園第正角 卷六 三 行周園

臣無一焉。隱中不竭臣之罪也。傳命僕官以煩有司。

吏之耻也。王請更論。惠順也。不足猶不能也。言威武不能屈。富貴不能淫也。教命

也不快。謂不苟從。開君長曰。隱中不竭。言自知無傳才而隱匿心中。不竭其實。愚謂僕猶辱也。立傳之命

非其人。是辱官也。辱官不得。不變置。是煩有司也。此王之耻也。不欲斥言王故曰吏也。王曰知

此六者所以使子。言紹能知六者。乃所以使為傳也。周紹曰。乃國未

通於王胡服。雖然。臣王之臣也。而王重命之。臣敢不

聽令乎。再拜賜胡服。重直用及。乃國猶其國也。未服之意。賜胡服三字。疑依上章而誤行。王曰。寡人以王子為子。欲子

之厚愛之。無所見醜。御道之以行義。勿令溺苦於學。

令力呈反。言厚愛之。無以王子為醜。御道之以行義。勿令沈溺困苦於所學。按上章曰。學者沈於所聞

即溺苦於學也。事君者。順其意。不逆其志。事先者。明其高不

倍其孤。故有臣可命。其國之祿也。子能行。是以事寡

人者畢矣。倍音佩。先謂先君。明其高言昭明先君高德也。書云。去邪勿疑。

任賢勿貳。寡人與子不用久矣。去起呂反。與讀如為。書。虞書大禹謨之

篇貳。二心也。勿貳。謂一意任賢也。遂賜周紹胡服衣冠。貝帶黃金師

比。以傳王子也。貝帶。以貝飾帶也。師比。胡革帶鉤也。淮南主術訓。武靈王貝帶鷄鶩而朝。

注云。鷄鶩讀曰私鉗。史記匈奴傳。孝文遺匈奴黃金昏紙。漢書作犀毗。師古云。胡帶之鉤也。班固與竇憲

是皆一物而字異也。

考異。坊本詩作諺。失作佚。竭作謁。於王下

趙燕後胡服。王令讓之曰。事主之行。竭意盡力。微諫

有之字。行是下有所字。章末無也字。

坊本詩作諺。失作佚。竭作謁。於王下

有之字。行是下有所字。章末無也字。

坊本詩作諺。失作佚。竭作謁。於王下

有之字。行是下有所字。章末無也字。

坊本詩作諺。失作佚。竭作謁。於王下

有之字。行是下有所字。章末無也字。

坊本詩作諺。失作佚。竭作謁。於王下

而不諱應對而不怨不逆上以自伐不立私以為名
 子道順而不拂臣行讓而不爭子用私道者家必亂
 臣用私義者國必危反親以為行慈父不予逆主以
 自成惠主不臣也令力呈反行下孟反下同盡津寡
 人胡服子獨弗服逆主罪莫大焉以從政為累以逆
 主為高行私莫大焉故寡人恐親犯刑戮之罪以明
 有司之法親犯謂身犯也言恐燕身趙燕再拜誓首
 曰前吏命胡服施及賤臣臣以失令過期吏不用侵
 辱教王之惠也臣敬脩衣服以待令甲誓遣禮反施
吏不以失令過期侵辱而辱蒙教誨關君長
曰漢有令甲令乙令丙即令也戰國已有焉

考異

諸本吏不之吏作更脩作循
 今並從一本坊本甲作日

王破原陽以為騎邑

騎奇寄反下同○破者即下文
 破卒散兵是也為騎邑謂為騎

士俸牛贊進諫曰國有固籍兵有常經變籍則亂失

經則弱今王破原陽以為騎邑是變籍而棄經也固

通○固籍官府故常簿且習其兵者輕其敵便其用

者易其難今民便其用而王變之是損君而弱國也

易以致反○輕謂故利不百者不變俗功不什者不

易器今王破卒散兵以奉騎射臣恐其攻獲之利不

如所失之費也奉俸通○百百倍什十倍也破卒王

曰古今異利遠近易用陰陽不同道四時不一宜故

賢人觀時而不觀於時。制兵而不制於兵。子知官府之籍，不知器械之利。知兵甲之用，不知陰陽之宜。

而不觀於時，謂觀時之宜而動，不為時所觀，不知陰陽之宜，謂不知兵制之不一，定如陰陽之異，宜也。

故兵不當於用，何兵之不可易。教不便於事，何俗之不可變。

所謂觀時制兵者。昔者先君襄主與代交，地城境封

之名曰無窮之門。所以昭後而期遠也。

里故曰無窮，見通鑑注。築城境上，為之封域，名其城門曰無窮者，蓋言并代至無窮，必自此門而始也。是所以昭示後世子孫，而期開遠方也。

今重甲脩兵，不可以踰險。仁義道

德不可以來朝。

脩長也。朝疑當作胡，言今欲繼襄主業，四者非其所宜，所以破卒散兵，以射也。吾聞信不棄功，智不遺時。今子以官府之籍亂

寡人之事，非子所知。牛贊再拜誓首曰：臣敢不聽令

乎。

之固絕五徑之險，至胡中辟地千里。

或無窮之訛，九限五徑皆地名。

考異

一本損作捐，纂賢人作賢者，坊本兵甲作甲，兵纂昔者作昔，且坊本襄主作襄王，昭作詔，諸本脩兵作循兵，王遂作至遂，今並從劉本。

魏敗楚於陘山，禽唐明。楚王懼，令昭應奉太子，以委

和於薛公。

主父欲敗之，乃結秦連宋之交，令仇赫相宋，樓緩

相秦。

相息亮反。主父武靈王也，蓋楚與齊魏和，在趙有不利者，故欲敗之也。楚王合趙

宋魏之和卒敗。卒子律反。○宋疑當作齊，蓋楚見趙有秦宋而與之合，是以齊魏之和卒也。

考異

諸本連宋間有楚字，今從曾本，宋魏之魏坊本作齊。

趙使机赫之秦，請相魏冉。宋突謂机赫曰：「秦不聽樓緩必怨公。」公不若陰辭樓子，曰：「請無急秦王。」相自亮及下同。

○公謂赫也，言緩已為相而請相冉，雖秦不聽，緩必怨赫，辭告之也。無急秦王，言為緩無急趙，請相冉於秦。

秦王見趙之相魏冉之不急也，且不聽公言也。是事而不成，以德樓子事成，魏冉固德公矣。此舊脫以，德樓子事。

成六字，鮑彪以史補之，是矣。言冉不為相，則緩不免，是赫德於緩也。

考異

坊本机赫作仇赫，無日請之曰字，不急下無也字。

謂趙王曰：「三晉合而秦弱，三晉離而秦強。此天下之所明也。」明下疑脫見，字下文可見。

秦之有燕而伐趙，有趙而伐燕，有梁而伐趙，有趙而伐梁，有楚而伐韓，有韓而伐楚。

此天下之所明見也。有猶得也。然山東不能易其路，兵弱也。

弱而不能相壹，是何秦之智，山東之愚也。是臣所為山東之憂也。

為于偽反，下為楚為來同。○兵疑而也，諸侯合則強，今自弱而不能相二，故曰愚也。虎將即禽，禽不知虎之即己也。

也。而相關兩罷而歸，其死於虎，故使禽知虎之即己，決不相關矣。

今山東之主不知秦之即己也，而尚相關兩敵而歸其國於秦，智不如禽遠矣。願王熟慮之。

後周

也。罷音疲，故固通。禽，鳥獸通稱。易王，今事有可急。

者。急下疑脫，為秦之欲伐韓梁，東闕於周室，甚惟寐。

亡之。今南攻楚者，惡三晉之大合也。今攻楚，休而復

之。已五年矣。攘地千餘里。亡，忘同。惡，鳥路反。復，扶又。

大合也。之，句舛錯，當承以之。下言秦急伐韓梁，為之也。今南攻楚者之句，亦倒錯，當承合也。下言秦攻楚，

休而復之之句，當承楚者下，更有今攻楚三字，似重複，姑除之。言攻楚之緩。今謂楚王苟

來舉玉趾而見寡人，必與楚為兄弟之國，必為楚攻

韓梁，反楚之故地。楚王美秦之語，怒韓梁之不救已

必入於秦。兄弟謂秦有謀，故發使之趙，以燕餌趙，而

離三晉。今王美秦之言，而欲攻燕，攻燕食未飽而禍

已及矣。使所吏反，離力智反，下同。故特也。以燕餌

則二國必離，開君長曰三。飯告飽，言其速未能食頃。楚王入秦，秦楚為一。東面

而攻韓，韓南無楚，北無趙，韓不待伐，割挈馬兔而西

走。秦與韓為上交，秦禍安移於梁矣。走則候反，下同。言楚趙美秦

反地，餌燕之言而不救韓，韓孤不能支秦，則割地提

挈而西走秦，其疾如馬兔。東周策云：兔與馬遊，安語

助通作案，與焉同。猶於此也。荀子：彼安能相與，群居

而無亂乎？先王聖人安為之立中制節，案以此象之

也。禮記：安案皆作焉，可以徵矣。以秦之強，有楚韓之用，梁不待伐，割

挈馬兔而西走。秦與梁為上交，秦禍案穰於趙矣。吳師

道曰：穰移字訛。以強秦之有韓梁楚，與燕之怒，割必深矣。國

之舉。此臣之所為來。關君長曰：疑作割，必深，國之舉矣。言趙割地必深，國為之舉矣。

戰國策正解

後周隱帝

臣故曰。事有可急為者。結前起後。下文即所可及。楚

王之未入也。三晉相親相堅。出銳師以戍韓梁西邊。

楚王聞之。必不入秦。秦必怒而循攻楚。是秦禍不離

楚也。便於三晉。若楚王入秦。秦見三晉之大合而堅也。

必不出楚王。即多割。是秦禍不離楚也。有利於三晉。

願王之熟計之也。循疑復訛。不出楚王者。恐其合三

地。是也。急趙王因起兵。南戍韓梁之西邊。秦見三晉

之堅也。果不出楚王。而多求地。急字疑當

考異纂章首有或字。高本楚此之此作而。坊本壹

下伐割間有矣字。坊本攘於作環中。入秦下更有

秦字。纂無急趙之急字。坊本起兵下。有伐山戎三

富丁欲以趙合齊魏。樓緩欲以趙合秦楚。富丁恐主

父之驢。樓緩而合秦楚也。司馬淺為富丁謂主父曰。

不如以順齊。今我不順齊。伐秦秦楚必合。而攻韓魏。

必以趙為辭。則不伐秦者趙也。齊始欲伐秦。而今以

之。必以趙不順為辭。謝二國。韓魏必恐趙齊之兵不

西。韓必聽秦。違齊。違齊而親秦。兵必歸於趙矣。不西

疑行。兵謂秦韓魏兵。今我順而齊不西。韓魏必絕齊。

絕齊則皆事我。且我順齊。齊無不西。日者樓緩坐魏

後周隱帝

字。高本王而間有印字。劉本作印。

三月不能散齊魏之交。今我順而齊魏果西。是罷齊

故秦也。趙必為天下重國。罷音疲。○坐猶居也。樓緩

交厚齊西則魏必從之也。齊秦罷故則天下必重趙故曰重國。主父曰：我與三國攻

秦是俱故也。三國韓魏齊也。曰：不然。我約三國而告之以未

構中山也。三國欲伐秦之果也。必聽我。果斷也。言趙

之以下未和中山故不可伐秦。三國斷欲伐秦必聽我和中山後伐秦。欲和我中山聽之。

是我以三國饒中山而取地也。和我謂三國和趙於

地而取也。中山不聽三國必絕之。是中山孤也。三國不

能和我。雖少出兵可也。我分兵而孤中山必亡。言三

能和中山我以為辭。雖少出兵伐秦可也。我雖分兵而孤立之中山必可亡。一伐秦一伐中山故曰分兵。

我已亡中山。而以餘兵與三國攻秦。是我一舉而兩

取地於秦中山也。餘兵伐中山餘兵即少出兵也。

考異 諸本親下無秦字。今從一本。高本告之下有秦字。坊本構上有講字。高本以三國作以王

因孤中間有樂中山三字。坊本必亡之亡作之。

魏因富丁且合於秦。鮑彪曰：丁本欲以趙合齊魏。今魏欲因以合秦。趙不聽故。趙

恐請效地於魏而聽薛公。恐丘勇反。○鮑彪教子效

謂李兌曰：趙畏橫之合也。故欲效地於魏而聽薛公。

公不如令主父以地資周最而請相之於魏。令力呈

亮反下同。○教富丁教之也。蓋富丁因魏因也。且合於秦為周最謀也。李兌趙相也。按上章齊魏交親魏故曰畏橫之合。周最以天下辱秦者也。今相魏魏

我國策正角 卷六 三 後周隱帝

秦必虛矣。齊魏雖勁，無秦不能傷趙。按坊本，辱秦作厚秦，因疑彼此互有脫誤，當作厚齊辱秦者也。如是，則魏秦必虛矣。是輕齊也。二句有應，虛謂不合，言欲辱秦者相魏，則二國必不合矣。二國不合，則魏王聽是輕齊也。秦魏不能害趙，此趙之利一也。魏王聽是輕齊也。秦魏雖勁，無齊不能得趙。魏聽趙，用厚齊者，以為相，是輕齊也。輕之，則必不助魏。此趙之利二也。得疑傷訛。此利於趙，而便於周最也。言周最相魏，則趙有利，而最得也。

考異 坊本無齊 作無秦

惠文王上 凡八 章

三國攻秦。趙攻中山，取扶柳。五年，以擅呼沱。見上，趙乘三國攻秦之間，而攻中山也。魏韓也。扶柳，呼沱，皆中山地名也。擅，謂專有之。齊人我郭宋。

突謂仇郝曰：不如盡歸中山之新塋。唐史集韻皆以武后所製字，竇苹作唐史釋音，乃云古地字，見戰國策，抑別有所據。今國策中地字甚多，間作塋字，安知非自武后時傳寫相承，如中臣作惠，以謂曾劉所授，亦所未喻。然古文地字乃作塋，鴟冠子充倉子皆有塋字，姑存之。以俟博識。吳師道曰：按鄭氏書略，籀文地作塋，武后蓋有所本。意本書塋而後轉從塋，蓋二人為中山謀也。中山案：此言於齊曰：四

國將假道於衛，以過章子之路。齊聞此，必効鼓。案猶謂據有扶柳呼沱四國，蓋趙魏韓與中山，章子鼓皆齊地名也。蓋四國欲伐齊，故齊恐而効地於趙也。是歸地於中山，而取償於齊也。

考異 坊本郝作 赫 塋作地

腹擊為室而鉅。鉅大也。荆敢言之主，謂腹子曰：何故為

室之鉅也。腹擊曰：臣羈旅也。爵高而祿輕，宮室小而帑不衆，主雖信，臣百姓皆曰：國有大事，擊必不爲用。今擊之鉅宮，將以取信於百姓也。主君曰：善。

關君長曰：大事謂我兵之事也。言擊是羈旅之臣，祿輕而金幣不衆，則單身易處，而去住無常，是以百姓皆曰：若國有戎兵之事，必先去而不爲之用矣。吳師道曰：齊侯使高張唁公，稱主君子家子曰：齊卑君矣。主君大夫之稱也。秦策甘茂引樂羊曰：主君之功，魏策魯侯擇言稱主君之尊云云。蓋三晉以大夫爲諸侯，故猶仍之。趙稱主君簡主是也。策後亦多稱主，武靈自稱主父，與稱主者不同。

考異 曾本鉅宮 作鉅室

蘇子說李兌曰：雒陽乘軒里蘇某家貧親老無罷車，駑馬桑輪蓬篚，羸膝負書擔橐，觸塵埃，蒙霜露，越河

漳，足重繭，日百而舍，造外闕，願見於前，口道天下之

事。說始銳及罷音疲，重直龍反，造七到反，見賢遍反。○鮑彪曰：罷猶故也。車勞則故，碣哲夫曰：罷車恐罷牛，按下桑輪蓬篚言車，則碣說或然。關君長曰：桑輪蓋採桑爲輪也。篚蓋輿也。織蓬爲輿也。羸膝當從秦策作羸膝履，傳寫誤脫得之矣。繭，李兌曰：先生足胝也。日百而舍，謂日行百里乃就舍。

李兌曰：先生以鬼之言見我，則可。若以人之事，兌盡知之矣。蘇子對曰：臣固以鬼之言見君，非以人之言也。李兌見之。蘇子曰：今日臣之來也，暮後郭門，藉席無所得，寄宿人田中。旁有大叢，夜半土梗與木梗鬪曰：汝不如我。我者乃土也，使我逢疾風淋雨，壞阻乃復歸土。今汝非木之根，則木之枝耳。汝逢疾風淋雨，漂入漳河，東

流至海汜。監無所止。臣竊以為土梗勝也。

盡津忍反。藉子夜反。

○暮後郭門謂日暮後門限之期也。郭門晨開昏閉而不通行者。關君長曰藉。藉謂借舍逆旅也。舍者借席。故列子有舍者與之爭席。郭外是郊。無舍可借。愚謂大叢見秦策。土梗木梗見齊策。淋雨大雨也。言其大能沃物。蓋此喻己不用。則復歸鄉里耳。兌不用己。則不知其死所也。

今君殺主父而族之。君之立於天下。危於累卵。君聽臣計則生。不聽

臣計則死。殺音弑。累力委反。○李兌曰。先生就舍。明日復來見兌也。蘇子出。李兌舍人謂李兌曰。臣竊觀

君與蘇公談也。其辯過君。其博過君。君能聽蘇公之計乎。李兌曰。不能。舍人曰。君即不能。願君堅塞兩耳。

無聽其談也。復扶又反。下同。塞先北反。下同。○蓋明舍人。不欲兌不用其計。而徒動其公。

日復見。終日談而去。舍人出送蘇子。蘇子謂舍人曰。

昨日我談粗而君動。今日精而君不動。何也。舍人曰。

先生之計大而規高。吾君不能用也。乃我請君堅塞

兩耳。無聽談者。雖然。先生明日復來。吾請資先生厚

用。規高。謂規模高遠也。若疑也。訛。資助也。厚猶多也。用貨財也。明日來。抵掌而談。

李兌送蘇子明月之珠。和氏之璧。黑貂之裘。黃金百

鎰。蘇子得以為用。西入於秦。用謂行路之費用。

考異

一本高本蘇子皆作蘇秦。諸本軒里作軒車。今從。一本高本某作秦。坊本贏作贏。纂勝作勝。坊本囊作囊。事上無之字。不如作不知。曾本無我下者字。坊本來見之來作求。諸本送蘇子之子作君。今從。纂高本粗。作鹿。無後堅字。

趙王封孟嘗君以武城。孟嘗君擇舍人以為武城吏而遣之。曰：鄙語豈不曰：借車者馳之，借衣者被之哉。

皆對曰：有之。被皮寄反，下同。○鮑彪曰：借車與衣固將馳且被也。今云然，蓋常常馳被而非

也。孟嘗君曰：文甚不取也。夫所借衣車者，非親友則

兄弟也。夫馳親友之車，被兄弟之衣，文以為不可。音夫

扶○衣車。今趙王不知文不肖而封之以武城，願大

夫之往也。毋伐樹木，毋發屋室。訾然使趙王悟而知

文也。謹使可全而歸之。大夫即舍人為武城吏者也。訾思也。齊策訾天下之主有

而侵君者云云言思使下趙王悟善治武城知中文之用也。願以下戒飭之詞。

考異

坊本然使下無趙字，知文下無也字。

齊欲攻宋，秦令起賈禁之。齊乃收趙以伐宋。秦王怒

屬怨於趙。令力呈反，下同。屬音燭。○屬猶結也。趙助齊伐宋，故秦怒齊不聽而結怨於趙也。

李兌約五國以伐秦，無功。留天下之兵於成臯，而陰

講於秦。又欲與秦攻魏，以解其怨而取封焉。按下五國伐秦

章曰：趙欲講於秦，楚與韓魏將應之。齊不欲，則五國楚齊趙韓魏也。時楚為從長，韓策曰：五國約而攻秦，楚王為從長，是也。其怨謂秦怨也。封，說音

封地也。下章所謂取陰定封是也。魏王不說。說音悅。

之齊謂齊王曰：臣為足下謂魏王曰：三晉皆有秦患

今之攻秦也為趙也。為于偽反，下為王同。○言為秦屬怨於趙之故也。五國

伐趙，趙必亡矣。秦逐李兌，李兌必死。今之伐秦也，以

救李予之死也。五國疑當作四國，謂下當趙有秦患，四國不攻秦而伐趙也。按下章趙助齊

伐宋者李兌自為取陰定封而為之也故秦怒而逐之也今趙留天下之甲於成臯而陰鬻之於秦已講則令秦攻魏以成其私封王之事趙也何得矣己以通言諸侯為趙盡力而趙無信如此魏雖事趙而何有所得且王嘗濟於漳而身朝於邯鄲抱陰成負蒿葛薛以為趙蔽而趙無為王行也今又以河陽姑密封其子而乃令秦攻王以便取陰朝直遙反下同抱負猶奉持也言魏王朝於趙齊五邑効之以為趙隱蔽之邑也魏策行作有可從此恐誤謂趙不事魏也其子兌子也便取陰言兌令秦攻魏以便取陰而成人比然而後知賢不如不如猶其私封也陰宋地也如或肖訛亦未可知也言比方而後知賢不肖此言魏王宜比方齊趙而棄不肖就賢也下文乃齊賢於趙者王若用所以事趙之半收齊天下有敢謀王者乎

王之事齊也無入朝之辱無割地之費收猶合也齊為王之故虛國於燕趙之前用兵於二千里之外故攻城野戰未嘗不為王先被矢石也得二都割河東盡効之於王自是之後秦攻魏齊甲未嘗不歲至於王之境也被皮寄反盡津忍反○虛國謂悉出兵言悉兵救援每在燕趙之前是齊嘗為魏盡力者皆有事實今請問王之所以報齊者可乎關君長曰比客不可考設辭謂齊為魏以報齊乃下文是也韓氓處於趙去齊三千里王以此疑齊曰有秦陰處昌呂反○按秦策云氓欲以齊秦而困薛公蓋氓善齊秦者而今今王又挾故薛公以為相善韓徐以為上交尊虞商以為上客王固可以反疑於齊

乎。相息亮反。○扶持也。田文去齊相魏，故曰故薛公。蓋三人皆齊所不善，而魏用之也。言魏之所為如之，而反疑於齊乎，以於魏王聽此言也。甚，誦其欲事上客謂魏王之詞。

王也甚脩，甚怨於趙。誦，辭塞也。脩，飭也。言魏王聽客

客謂齊王之詞。臣願王之亟聞魏而無庸見惡也。臣請為王

推其怨於趙。亟，去冀反。見賢遍反。○關君長曰：齊數

也。言轉魏之怨，願王之陰重趙而無使秦之見王之

重趙也。秦見之，且亦重趙。齊秦交重趙，臣必見燕與

韓魏亦且重趙也。皆且無敢與趙治五國事。趙從

親以合於秦，必為王高矣。從子容反。○鮑彪曰：治猶

臣故欲王之徧劫天下而皆私甘之也。言使諸侯相

入甘言和之也。王使臣以韓魏與燕劫趙，使丹也甘之。以趙

劫韓魏，使甘也甘之。以三晉劫秦，使順也甘之。以天

下劫楚，使岷也甘之。則天下皆徧秦以事王，而不敢

相私也。交定而後王擇焉。臣字疑衍。丹順及甘也。之

秦而不通，私謂陰私講秦，關君長曰：交定而後，當作

而後交定，言天下事王，而不敢私講秦，而後齊與天

下交定矣。王擇言五國事，趙與天下事王，於王孰利，空擇此二者焉。

考異：收趙之收高本，作搆坊本，作援今。從一本，高

作齊逐，高本薛作薛坊本，薛下無以字，高本知作

如一本，二本都作二郡坊本，無齊甲之甲字，岷並作

珉，劉本作岷，諸本甚脩作甚循，今從曾本，高本亟

固之固，作顧，諸本甚脩作甚循，今從曾本，高本亟

作曰一本，本作曰一本，作重一本，陰重之重作曰坊

本五國作三國，高本徧作徧，諸本使甘作使臣，今

後形圖載

從一

齊將攻宋而秦陰禁之。齊因欲與趙。趙不聽。欲與趙

趙俱伐齊乃令公孫衍說李兌以攻宋而定封焉。謂欲與

宋也兌乃謂齊王曰。臣之所以堅三晉以攻秦者。非以為

齊得利秦之毀也。欲以使攻宋也。為于偽及下同。○

則不能救宋。故而宋置太子以為王。下親其上而守

堅。臣是以欲足下之速歸休士民也。置猶立也。此言

也。宋今太子走。諸善太子者皆有死心。若復攻之。其

國必有亂。而太子在外。此亦舉宋之時也。復扶又反

下同。○有

死心謂有下以死報太子之心。有亂謂國人不和。故內

自亂也。此言所以今日可伐宋也。蓋兌聽客取陰定

封之說而欲臣為足下使公孫衍說奉陽君曰。奉陽

與齊伐宋也君之身老矣。封不可

不早定也。為君慮。封莫若於宋。他國莫可。夫秦人貪

韓魏危。燕楚僻。中山之地薄。莫如於陰。失今之時。不

可復得。己宋之罪重。齊之怒深。殘亂宋。德大齊。定身

封。此百代一時也。已。夫音扶。○韓魏近秦。故危僻。僻

爾薄。薄瘠也。陰。宋地也。說兌之言止于此。以下與齊王言也。奉陽君甚貪之。雖得

大封。齊無大異。臣願足下之大發攻宋之舉。而無庸

致兵。姑待己耕。以觀奉陽君之應。足下也。縣陰以甘

之。循有燕以臨之。而臣待忠之封。事必大成。○縣音文

長曰無大異謂兌之待齊必無大異於前姑待已耕謂下言姑待耕耨已畢以為持久之計上縣若縣賞之縣

示也甘若甘夢之甘悅樂也言若齊伐宋取陰欲以定兌之封臣疑作臣蓋言下甘之臨之而待兌忠於齊

以封之循有保之有謂下撫循燕而為援與以臨趙撫循之循有保之有謂下撫循燕而為援與以臨趙

臣又願足下有地効於襄安君以資臣也足下果殘

宋。○關君長曰襄安蓋燕入言下効地於襄安約為與國以資臣則齊果得殘宋此兩地之時

也。足下何愛焉若足下不得志於宋與國何敢望也

關君長曰宋方今時齊與秦趙相爭欲得無適為主非我則彼故曰兩地効地於襄安則必得宋何為惜

不得於宋則與國敢望割地乎足下以此資臣也臣

循燕觀趙則足下擊潰而決天下矣。○觀古亂反○關君長曰觀若觀

兵之觀示威武也潰癰也擊決互言也齊伐天下如擊決潰癰易也

考異 諸本秦陰作秦楚今從一本坊本上時也下

已作以貪作食諸本雖作唯今從曾本坊本無姑待已耕四字

齊攻宋奉陽君不欲客謂奉陽君曰君之春秋高矣

而封地不定不可不熟圖也秦人貪韓魏危燕楚僻

中山之地薄宋罪重齊怒深殘伐亂宋定身封德強

齊此百代之一時也。○關君長曰此章似前章殘缺意者舊或載事同文異者而後人

考異 高本燕作衛僻作正

五國伐秦無功罷於成臯趙欲講於秦楚與韓魏將

應之齊弗欲。罷音疲。五國見上。蘇代謂齊王曰：臣以為足下

見奉陽君矣。臣謂奉陽君曰：天下散而事秦，秦必據

宋。魏冉必妬君之有陰也。秦王貪，魏冉妬，則陰不可

得已矣。為于偽及。○散，謂從約解散也。君無講，齊必

攻宋。齊攻宋，則楚必攻宋。魏必攻宋。燕趙助之。五國

據宋，不至一二月，陰必得矣。得陰而講，秦雖有變，則

君無患矣。此五國指齊楚魏燕趙也。言得陰而若不

得已而必講，則願五國復堅約，願得趙足以雄飛。與

韓氏大吏東勉齊王，必無召咤也。使秦守約。復扶又

以讀如與。○已語助。列子白公不得已遂死於浴室。言若欲雖不得陰而必講於秦，則願五國復堅約和。

親而講於秦也。趙足，人姓名，見齊燕策。雄飛，蓋亦人姓名，皆趙臣也。大吏，吏之貴者。勉，勸勉也。韓咤，善齊

秦者，而處於趙，見前章。若咤在齊，二國必陰令，故使齊無召咤，而使秦守約也。若與國有倍

約者，以四國攻之，無倍約者，而秦侵約。五國復堅而

儉之。倍音佩。○與國，即謂五國也。今韓魏與齊相疑也。若復不堅

約而講，臣恐與國之大亂也。齊秦非復合，則必有踦

重者矣。後合與踦重者，皆非趙之利也。踦，偏也。言下五國不堅約，而

私講秦，則與國約散亂矣。約散，則齊秦復合矣。否則四國必有合其所各之國，必偏重矣。後當作復，字之誤也。且天下散而事秦，是秦制天下也。秦制天下，將何

以天下為臣，願君之蚤計也。鮑彪曰：天下自為秦天

下事秦，有六舉，皆不利趙矣。天下事秦，秦王

秦下疑。秦下疑。秦下疑。秦下疑。

秦下疑。秦下疑。秦下疑。秦下疑。

秦下疑。秦下疑。秦下疑。秦下疑。

秦下疑。秦下疑。秦下疑。秦下疑。

秦下疑。秦下疑。秦下疑。秦下疑。

秦下疑。秦下疑。秦下疑。秦下疑。

秦下疑。秦下疑。秦下疑。秦下疑。

秦下疑。秦下疑。秦下疑。秦下疑。

受負海之國。合負親之交。以據中國。而求利於三晉。是秦之一舉也。秦行是計。不利於趙。而君終不得陰

一矣。負海。謂齊也。下文受齊是也。中山策。今五國相與王也。負海不與焉。鮑彪曰。天下嘗橫而親秦

矣。已而負之。今復合也。天下事秦。秦王內韓。韓於齊。內成陽君

於韓。相魏。懷於魏。復合。行交兩王。王賁韓。佗之曹。皆

起而行事。是秦之一舉也。秦行是計也。不利於趙。而

君又不得陰。二矣。內音納。相息亮。及賁音奔。佗徒多

者。公孫衍去秦相魏。不善秦。而今復合之也。吳師道曰。上言齊韓魏。此兩王謂燕趙也。愚謂王賁韓佗。蓋

內之於燕趙也。曹輩也。天下事秦。秦王受齊。受趙。三強三親。以

據魏而求安邑。是秦之一舉也。秦行是計。齊趙應之。

魏不待伐。抱安邑。而信秦。秦得安邑之饒。魏為上交。

韓必入朝。秦過趙。已安邑矣。是秦之一舉也。秦行是

計。不利於趙。而君必不得陰。三矣。朝直遙反。○抱猶

安邑。而致之。使中秦信也。也。過責也。秦督責趙而已。而

如魏致安邑。言亦不待伐而致地也。上是秦之一舉也。秦行是計。二句。蓋錯

簡。空移下。趙宋同命下。天下事秦。秦堅燕趙之交。以

伐齊。收楚。與韓。而攻魏。是秦之一舉也。秦行是計。

而燕趙應之。燕趙伐齊。兵始用。秦因收楚。而攻魏。不

至一二月。魏必破矣。秦舉安邑。而塞女。戰韓之太原。

絕。下軹道。南陽。而伐魏。絕韓。包二周。即趙自消燼矣。

國燥於秦。兵分於齊。非趙之利也。而君終身不得陰。

四矣。塞先北反。○岷字恐衍。鮑彪曰：三國交鋒，勢不
得解，故得下以此時收攻二國。關君長曰：趙無救
援，必亡。猶不救火，則物自消燬。燬乾也。乾者，
毀瘠，蓋言國瘠也。兵分於齊，燕趙伐齊，是也。天下事

秦秦堅三晉之交攻齊。國破財屈而兵東分於齊。秦

按兵攻魏取安邑。是秦之一舉也。秦行是計也。君按

救魏是以攻齊之已故救之而與秦爭戰也。君不救

也。韓魏焉免西合國在謀之中。而君有終身不得陰

五矣。屈九勿反。焉於虔反。有音又。○破猶救也。屈猶
盡也。按止也。秦按兵謂使三晉攻齊。秦止其兵
攻魏也。君按救魏謂趙止攻齊之兵以
救魏也。西合謂韓魏不支必合於秦也。天下事秦秦

案為義存亡繼絕固危扶弱定無罪之君必起中山

與勝焉秦起中山與勝而趙宋同命何暇言陰六矣

案見上鮑彪曰勝中山之後關君長曰宋故曰君必

無講則陰必得矣。無講謂無
講於秦。奉陽君曰善乃絕和於

秦而收齊魏以成取陰。按陰即陶秦以封魏
冉則兌終不得也。

考異。高本齊弗之齊作秦坊本臣以之
秦並作爭秦高本講皆作構一本得矣下無

得陰二字坊本堅約下有五國二字諸本足以作

足下今從一本高本勉作免坊本無名

禁岷諸本使秦作使臣今從一本曾本無不堅之

堅字坊本跨作騎高本負海下有內字劉本衍作

術坊本曹作楚無君下又字一本趙應之趙作起

坊本信作倍邑矣下無是秦之一舉也六字劉本

無燬字一本分作孤高本無救之而三字一本

無救字一本無救之二字劉本君有之有作又

凡二十七章

戰國策正解卷六上 終

